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  
第五十八回 龍海珠還兒見母 金梅香盡色成空

長林鬆下喜髡頭，摩頂堪同古佛游。  
山鳥自鳴秋後月，白雲常淡雨前秋。  
因無功力悲伽釋，徒有文章笑孔周。  
昏夜漫漫愁未旦，草堂獨臥一燈留。

單表月娘、小玉、老師姑三口兒在善人王寡婦家住下，聞得玳安說孝哥有信，喜得月娘一夜不曾睡。等到天明，使玳安左近寺院邊找，都有信息，只是找不見。辭了月娘，要過山去遠寺裡跟尋。月娘說：「我們在這王施主家等你，切不可去遠了，等你回來，還要過海朝落伽哩。」玳安說：「我知道了。這山上淨室極多，知道他在那個淨室裡。一個孤人，那裡藏不下他。既然有信，娘也耐心等等。」說畢揚長去了。等了二日不見回來，常在門首使小玉張望不提。

卻說河南來進香一會的男女，原同月娘搭船過海。內有尼僧四眾，兩個老的，五六十歲，兩個小的，不上二十五歲，甚是清雅。因過了海在山下住著，也等順風，要朝落伽，才到大寺裡進香還願，做道場拜佛懺悔。艤公因人少不肯開船，這些尼僧，見月娘一行也是尼僧，走來約月娘同過去，問了問月娘，原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人。月娘問，道他是汴京大覺寺的尼僧，也沒問姓名來歷，約就過了明日早下船過海。如今有百十眾香客才開船，不是一兩個人過得的。月娘支了船腳與他，和老師姑急要趁船過海，又等不見玳安回來。到了明日，眾人急等月娘開船，沒奈何只得留下小玉，在王齋公家裡等玳安：「叫他在村裡等罷。我隨老師父朝了菩薩，也完了心願，遇順風不過二日就回到這裡了。」說畢辭了王寡婦，和老師姑胸前掛了香袋數珠，念佛前去。這山下一條小港通潮，進得大洋，望落伽山開去。

原來南海周圍三百餘里，內有觀音菩薩正殿叢林大寺，不是落伽山。這落伽乃菩薩修行的仙地，黑海洋裡，風浪極大。這些善人進香還願，只到了大覺寺裡燒了香蔬，就算是志誠了，沒有敢進大洋來落伽親朝菩薩的。這落伽山下普陀岸、紫竹林、潮音洞，活現的一尊觀音，叫得應、看得見的。但人虔誠，處處都實相。也有白鸚哥、五色蓮花、寶欄珠樹、金碧蓮台。如不虔誠，只見一座空山沙島，幾塊頑石。又沒有寺院，各人帶著口糧淨水，受饑而回。還有覆舟之恐。因此香客多不敢去，只完了進香之名便罷了。月娘一行眾人上得船來，只見甘露寺寶公法師，挑著錫杖也來趕船，月娘不敢相認，只和這東京女僧們敘起家鄉，問了姓名。這年小的一名蓮淨，一名梅心，和這兩位老師，俱是大覺寺出家。因東京四太子廢了劉豫，把大覺寺天火燒了，這些尼姑都往外住，各尋淨室。因此二尼隨眾南遊。問了月娘，也將出家根由說了一遍。正遇北風，把船拋在港裡等風不提。

卻說玳安遇見了空，主僕二人夜晚不敢獨行，宿在山上淨室裡。次日天明也不吃早飯，辭了老僧，走下山來，往山前王寡婦家來。走得天黑，才到得村口，已是點燈時候。只見小玉立在門首，見玳安遠遠領著個小和尚來，知是孝哥找著了，忙忙迎將來，笑嘻嘻道：「今日可怎麼也找見你了！」了空細看，才想起小玉當初背著我到處逃躲，今日在此相見，不覺眼中落淚，便問「母親可在屋裡？」小玉道：「等了你們三日不見回來，和一般香客進海朝落伽去了，不過二日就回來。怕你們沒處尋，留我這裡等你。他師徒二人隨著些姑子去一日了。」說畢進了王善人家。

王媽媽出來，甚是歡喜，說：「菩薩甚是靈感，母子重逢。」忙忙安排著飯給了空和玳安吃了。小玉自去房裡獨宿，了空玳安在外邊睡了，商議道：「我來南海一月有餘，也要親朝落伽，只因母親不見，難以遠去，今日正好趁船同上落伽，親謝菩薩接引我母子大恩。似這順風一潮就趕上了。也朝了菩薩，又見了母親，豈不兩便？強似你我在這裡坐守。」玳安道：「也說得是，只怕沒去有的順船。」早起來山頭一望，見一隻大船，正在港泊著哩。原來沒有大蓬，是一隻平底寬船，只一根小小桅兒，扯著片竹篾蒲席，不甚齊整，卻也堅固。玳安上前問：「這船可上落伽去麼？」內有一個老船公，白鬚有七十年紀，領三個水手，俱是道人打扮，包巾道衲，見了空玳安問船，道：「你們上落伽趕香客進香的麼？」玳安道：「正是了。」老船公道：「我是龍船公，你只要多把些船錢，管今夜早潮就趕上了。」玳安許他五錢銀子，二斗飯米，船公嫌少。那水手道：「他是個出家人，那有得多銀子。我送他一程，幫過山去，在大寺門首載香客罷。」忙叫：「上來，上來！」這了空玳安各挑著隨身衣具，上船坐著，順風一陣，早送出港入大洋而去。正是：

前船才去後船開，前浪初平後浪催。  
滾滾波濤千古恨，飄飄舟楫幾時回。  
到頭蓮域兒逢母，入掌明珠蚌有胎。  
同上法船登彼岸，一花五葉出潮來。

原來大海茫茫，瞬息千里，各人駕的是各人的船，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。前後的路相望，看看趕上，忽然一陣風潮，又隔得不知多少遠。因此海船極是難追趕的。行到午夜，只見前船上一點燈光，如漁火相似。始初只有燈盞般大，後來漸漸開朗，似車輪樣，火光亂滾起來，忽然又滅了。滿海黑雲如絮，海水泛漲，好似鍋滾一般。只見來了一陣怪風，那龍船公道：「不好了！龍來取珠了。」玳安問道：「如何龍來取珠？」老船公道：「但見海中有珠寶，就有寶光射到龍宮海藏裡面，似一般虹光相似。龍王上來取寶，海水翻騰起來，船不能行，必有覆舟之禍。除有大神力護住珠寶，龍奪不去，才可以保全的。」說不及語，只見海中泛起火光來，照見兩條神龍在海中翻波攪浪，鼓鬣揚須夾近船邊。通船公水手，只是念佛，那船一似隨風柳葉，逐浪桃花，團團轉將起來。眼看要翻，只見了空上船頭盤膝而坐，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，一時間風急水湧，兩條龍夾船而行，耳邊風雨之聲，半夜裡不辨南北。擲到落伽山根下，先聞得大船旁邊「撲通」一聲，早把這船桅吹折，船翻轉來，一船人沉落海去，亂叫救人不迭。這先泊的大船上人多手快，早把了空玳安從水裡救起，眼看著一隻破船，連船公水手沉下海去，影也不見了。詩曰：

龍因火起珠生水，珠性圓明龍亦馴。  
鉢下龍眠成解脫，衣中珠返得元真。  
虛舟破處方登岸，斗笠拋來不問津。  
認得海枯天亦盡，一家人見一家人。

看官聽說，這二龍戲珠是仙佛的丹訣，不外陰陽水火，俗人不解其義，只作閒語聽過。此語在《道藏》中說得明白：這明珠生於南海離火之地，取太陰之光。千百年老蚌，每月在初弦月望之時，在海中啟口，吞吐月光，結成蚌胎，從此月月吞吐，三年一小胎，幾年胎滿，珠光圓了，到了中秋夜，那月光明淨，陰氣滿盈才完。一年如要中秋陰晦，不見月色，只算得一月，算不得一年。和仙人煉丹一樣，豈是容易得的。到了九個中秋，算為純陰，須十餘年才滿陰精，珠胎方孕，如婦人十月生子，其珠自活，為太陰真丹，即老蚌千年長生之藥，純陰之寶，謂之夜光珠。光有大小，有照到一丈幾尺的，所以楚曰「照乘」，只在前後尺丈。又有月明珠，懸在殿角，光照一室，此非人間之寶，惟天宮海藏中可有，這是可聞不可見的。

所說龍來戲珠所取何義？龍為純陽、二龍即大易重乾之卦，以純陽得配至陰，方為合體。因此海中有了老蚌的珠，龍宮得知，即如誰家養了好女兒一般。等到九年以後，成了胎，或百年千年，煉得陰滿了，龍君定然要彩奪他的。不到滿盈，多失其寶。那老蚌也有神通，煉得韜光閃影之法，竊取月光，以後沉到那重淵幽窟。龍王夜叉找覓不見，到了功成光滿，現他的神通。中秋月明之夜，忽然開放蚌口，放出他百年煉足的陰精，和月明鬥彩，在海中起一條虹霓，直射上月宮，不知有幾萬丈。紅綠相間，如匹練一般，那龍王即時知道了。就來戲取，看他光從何起，好去搜他。老蚌久知此理，即時隱跡藏光，又沉下重淵去了。也有收光不及，被龍一口吸去，如男女採戰，泄了真丹，此蚌的珠病了，又要彩煉，才復元陰。龍得珠光，如人飲醉酒，一醉而螫，可益千年之

壽。因此龍女獻珠，在佛法比個如意，在仙家比為還丹。此段講說，出在道經南海瓊州地方。說這蚌珠放光後，就有龍來，俱是親見的。今日了空一百八顆明珠，自然招出龍來竊取。虧了空有些佛力，神龍不敢來奪，倒送了一陣風，和他母子相見，此乃佛法妙處。

這船上取起兩個人來，看了看，月娘才叫：「玳安，你因何到這裡？」雪澗老和尚見了空道：「你因何到這裡？」玳安對月娘道：「孝哥也在這裡？」原來母子師徒湊在一船，不是遇風，如何得見？才知是菩薩接引之力。滿船人都念佛。不消說孝哥和月娘抱頭痛哭。雪澗禪師勸住道：「既已出家，不可情根牽絆。」眾香客也有落淚的。到了岸上，只見一片荒山石澗，那得個菩薩來。眾人朝上齊聲念大慈大悲，至靈至感、觀世音菩薩，弟子們萬里虔心，朝見老母，求顯些神通，眾人好瞻仰，堅心向善。一言未畢，只見海風一陣把落伽山遮了，滿海中現出空中樓閣，何止千百座門窗，內俱是觀音。住了一宿，大眾又念一聲佛號，只見一陣風來，樓閣全無，滿海裡五色蓮花，紅黃青碧，一朵朵蓮花上都是觀音。這裡念佛不絕，只見一風來，蓮花全無，潮音洞口，懸岸下倒垂著一株金色梅花來，足有十丈餘高。乾似黃金，花如白玉，古乾千尋，香風四起，吹下兩片花來，沾在梅心蓮淨衣邊，滿空中天花亂舞，又有頰伽烏、白鸚鵡空中現出，往洞門裡去了。真是佛法仙緣，靈山福地，一時出現。這雪澗和尚合掌而念偈曰：

所見非所見，法界亦如是。

大海一漚同，樓閣開蟹市。

風定失煙樓，化為功德水。

一波一蓮花，五色爛青紫；

念彼觀音力，一花一佛子；

佛子本無相，天水竟空爾。

於何海生香，香生色亦死；

色香兩歸盡，石女即天女；

譬如母覓兒，既見忘彼此。

以無所得故，故名無所住。

雪澗長老念偈已畢，別了了空，自挑錫杖向普陀岩去了。一行香客尼僧照舊上船。辭了眾人，回到王善人家裡，看小玉還坐著等哩。了空向月娘八拜，向老師姑問詢謝了。次日一行人進了普陀大寺，幾進牌坊，金繩引路，寶塔摩空，松竹麋鹿，不似人間，就是佛域仙都，到了大殿前，瞻拜了丈六金身的菩薩，各人隨心還願。梅心蓮淨一行念的《梁王寶懺》回向拜佛，月娘念的《報恩經》，七日方了。和這眾香客合伴東歸。隨著河南的大會人多，一路好行，次日出了海，搭小船到了臨安。另賃糧船過江，由揚州起早。此時山東大亂，不便孤行，到湖心寺裡拜別玉樓，母子好回鄉。玉樓接著月娘，見著孝哥，大家哭了一回，想起自己沒兒，他鄉不便久住，把兩口棺木寄葬於寺前。隨著月娘母子回清河縣來。正是舊時王謝堂前燕，秋來還作一雙飛。